

詩歌

时代英雄

郭杰

时代英雄,是那些
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人

是那些迎击滔天巨浪
不惧葬身海底的人

是那些脚腕绑着电子镣铐
嘴角挂着不屈微笑的人

是那些即使伤痕累累
也决不弯腰屈服的人

是那些与自己的祖国
心心相印的人

是那些从不沾沾自喜
从不宣称自己是英雄的人

生活物语

坐看苍苔色

高玉霞

夜里读书的时候,雨忽然就来了,想起王维的一首小诗《书事》:“轻阴阁小雨,深院昼慵开。坐看苍苔色,欲上人衣来。”“坐看苍苔色,欲上人衣来”,这意境真是深幽了,特别是那绿茸茸的青苔,一时间绿到人的心里,不禁让人想起儿时那长满青苔的屋檐。
儿时老家的屋檐上长满了青苔,细茸茸的,幽幽凉凉,看似很渺小,却长得格外细致、认真,一小团一小片,安静地生长,敦厚地吸足了雨水,蓬蓬勃勃!阳光很好的天儿,母亲会把被子拿出来晾晒,喜鹊牡丹的大红被面,在绿油油的院落里显得格外喜庆。父亲则在长满青苔的草席上做活计,取来粗劣的长板凳,把磨刀石放在板凳上,我翘翘翘地端去一盆井水,一边看父亲磨刀,一边和姐姐们扔口袋。风总是不听话,把口袋吹到屋檐上,我们只能在下面干瞪眼,爹爹放下手里的活,拿了梯子,几下就攀爬上去,一脚踩在厚实的青苔上。
青苔铺满的屋檐,在我们看来,那么高,仰着头去观望,等父亲把口袋扔下来,屋檐依旧安稳妥帖,没有丝毫不稳!屋檐上的青苔紧紧攫取了屋顶的茅草,密密实地地生长,仿佛它和屋顶,和茅草,和屋檐下生活的人们从来都是一体的。
屋檐下的后院也生长着幽凉的青苔,在陈年的木头里,露出一片绿意,雨后木头会生出一小簇一小簇木耳,我们端着小瓷碗,小心地从根部捞起,如果幸运,会有一大瓷盘那么多!母亲把木耳用院子里的井水洗过,个个都支棱着,仿佛要听一听风吹过青苔的声响,下筷时,挑最肥硕的,入口生脆甘甜,美得我们喜笑颜开!
父亲说,大地的耳朵,是用来听山河松林里的声响的,你们吃了它,就要替它去听风声,听雨声,听牛畜声,不能一天到晚瞎跑,没个感激之心!
我们听了父亲的话,仿佛就开了窍!
春天稻花香,风追着布谷鸟喜滋滋地啼叫,我们跟随父亲去田里种种子,一抬头儿就听见布谷鸟的啼鸣。那声音清脆悦耳,把湿润的大地显得更加婀娜,站在广袤的天堑里,伸开双臂,仿佛自己就是一粒种子,被春风拥抱。
夏天稻花香,风追着青蛙满稻田奔跑,我们在成熟的花苞里,听到了一阵一阵的蛙鸣,那个时候,我还不知道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这句诗。只是多年后,在繁星满天的夏日,再读这首诗,仿佛遇见多年前那个坐在长满青苔的屋檐下,听蛙声的自己。
秋天青熟了,风又跑到麻堆里唱歌。我们就在长满青苔的院子里,逮蝴蝶,蝴蝶又黑又大,一扑就蹦出了掌心。院子里,叔叔伯伯们脱了汗衫,露出黝黑的皮肤,在烈日下,在青石上摔打青麻,麻籽黑得发亮,撒满了长满青苔的院落。
冬雪落下,风躲进厚厚的茅草里,青苔的根在屋檐里安稳、簇拥、沉睡,我们也像倦鸟倚在父母的身旁,好梦酣甜。窗外雪“簌簌”地落,炭火盆里的火不知何时灭了,窗棂上的霜花,洒湿了一棱的雪。
“坐看苍苔色,欲上人衣来”,我总想,那长满青苔的屋檐,多么贫瘠啊,可是,又为何给了我远远跋涉、奔走他乡的信心呢?我想,那是一种柔软的力量,一种懂得感恩与给予的力量,才让我们拥有一颗持续深情的心,才能在世事艰难中,爱得温暖又深远!

一本“好老师证”

黎彩娟

教师节前夕,林一给谭琼念老师送去一本“好老师证”。在他眼里,谭老师敢做事,善做实事,能做成事,是他心里的好老师。
林一是新会第一中学的学生,今年7月被北京大学录取。谭琼念是新会一中副校长,林一的高一化学老师,高中三年的领路人。一本“好老师证”,尽诉师生情。
谭琼念从小就有个教师梦。1995年大学毕业后,回到新会,别人还在等分配时,她却直奔新会一中,“我希望有机会在一中当教师。”看眼前这位高才生简历优秀,聪颖秀气,率真热忱,学校欣然接纳了她。
谭琼念没想到,学校安排刚入职的她挑大梁上高三级。她不负众望,当年一炮打响,高考成绩达到预期,班上有两位学生的成绩更是在全区都亮眼。此后20多年,谭琼念从教师,到班主任、年级组长、副主任、主任,并于2020年1月升任新会一中副校长,当年9月,她迎来林

一这一届学生。
林一发现,谭老师漂亮如女神,敢拼如老虎,只要她走进课堂,教室立马活起来,谭老师严谨而激情的诠释,让化学原理不再枯燥。入学没多久,林一和同学们收到“职业生涯规划课”预告,邀请新会区拔尖人才讲成长故事,欢迎同学们报名当主持。林一毫不犹豫报了名,他的访谈对象是胡杨博士,清华大学硕博毕业的金属材料学领军人物。当了一回主持人,林一才知道,策划职业规划课的正是谭老师。原来,谭琼念当上副校长不久,有一帮学生在操场围着她,咨询报考志愿问题,她反问:
“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?”学生摇头。
“社会上有哪些职业?”学生摇头。
“你们最感兴趣的工作是什么?”学生摇头。
谭琼念很惊讶,对社会与未来,学生如白纸,她陷入沉思:“我们不单为学生这3年负责,还要指引他们走好人生路呀!”谭琼念是新会区拔尖人才,她说法

对接了50位行业精英,邀请他们给学生讲自己的职业感悟。先在校电视台录好节目,逢星期六晚上播放,让学生和家长一起观看。因为都是身边的人和事,学生听来特别亲切,既引导学生认识世界,筹划职业方向,也畅通家长与孩子沟通的渠道。
很多学生在台下侃侃而谈,但上台讲话就卡壳,如何让他们跨过这道坎呢?谭琼念创出“一中少年说”项目,利用每周升旗仪式,让学生上台表达观点。她每周二发预告,让学生写出想说的话题和观点,投进信箱,学校挑选有代表性的话题,让学生上台陈述,展示展示自己的机会。
谭琼念喜欢把教育化为行动。高考誓师大会,她并非让学生简单口头表决心,而是以班为单位,带他们到学校的后山种下希望树。她选择罗汉松树种,罗汉松四季常绿,坚韧不拔,可存活上百年,树上还挂一个刻上全班同学的名字牌,种下树,种下希望。待二十年、三十

年以后,学生回校看看,树还在,希望还在。
林一接过北大通知书的那一刻,脑海闪过谭老师活泼灵动、自信睿智的模样。这个美丽的身影在新会一中穿梭了28年,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:她对同学们说,只要大家有话找她说,她都有空;学校举办大型活动,她一出场,掌声就雷动,久久不息;她带师生外出研学,看更广阔的世界;每次她外出学习回来,同学们都围着她,问这次又带回了什么精彩故事……她,是这个百年老校一道靓丽的风景!
林一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爱,他动手制作了一本“好老师证”,工工整整写上“您是我见过的最敢做事,做实事,做成事的人。向您学习,感恩老师您!”
谭琼念收到这本珍贵的“证书”,她笑成一朵花: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是‘君子之乐’之一,我感恩我毕生可享受这快乐。”

亦生亦友情

甘武进

那年,我在深圳一家民办学校教初三语文,当班主任。
班上有40多人,其中十来个男生长得高高大大,篮球打得很好,但成绩不是很好,也不怎么遵守课堂纪律。原来的班主任也是个男的,教语文,写得一手好字,对他们很爱护,从初一一开始担任班主任,到初二下学期时,因工作出色,被集团调到另外一家学校当领导去了。
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,准备给学生上第一节。面对台下那些学生略带挑衅的眼神,我心里有些担心,有点忐忑,也有点不自信。他们原来的老师是那样优秀,现在我来做,这些学生是不是不太容易接纳并认可我呢?会不会故意捣蛋甚至搞些事情让我下不了台呢?

几节课后,我放下心来。班上,有几个女同学的作文写得很好,有一部分同学也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力能提高一些。我拿出我的报刊剪贴本,挑一些他们喜欢听的、我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读给他们听。下课后,我还把剪贴本送给他们看,并专门上了堂妙趣横生的作文课。这一下子,班上有20多个学生开始对我佩服不已。
虽然我的身高过了一米七五,但我真的不喜欢也不怎么会打篮球。但为了班上那十来个热爱篮球的学生,我豁出去了。放学后,我陪他们在球场上“疯”。打半场、打比分,游戏规则他们定,我全情投入。输了,我跟同队的学生一样,趴在地上做20个俯卧撑;赢了,我买来饮料跟他们一起庆祝。几天

后,我的球技没有进步多少,人却累得不行了,但那十来个成绩不好、篮球打得好的学生,却认可了我,觉得我很用心,很努力,够哥们。
上课时,有几个学生看武侠小说被我发现了。他们以为我会将书没收且还要他们写不少于1000字的“说明书”。但我却在课后给他们讲金庸、古龙和梁羽生;讲郭靖的憨厚可爱、黄蓉的古灵精怪、杨过的落寞不羁、小龙女的超凡脱俗……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侠、什么是义、什么是情,怎样去做一个会欣赏别人且自己也能让别人欣赏的人。
有一次,有个女生跟父母吵架了,说要离家出走,像古代的侠女一样去浪迹天涯。我知道后,对她说,你一定要带上一把削铁如泥的龙泉宝剑,吃饭住

店的时候,拔出宝剑来,插在桌子上,大叫:“店小二,来一壶酒!来一盘牛肉!”那个女生当场就笑了,班上的同学都笑了。当然,那个女生的侠女梦最终没有实现。
那年,初三统考,全校5个班200多名学生,总分前六名的学生全部在我们班;初中部篮球赛,第一名也是我们班;全校小学部和初中部一共有50多个班,一个学期连续20周都被评为文明班的只有我们班,打破了学校创办以来的纪录。
毕业后,那40多个学生有的进入高中就读,有的步入社会。偶尔他们还会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问候我。只是,他们大都不叫我“老师”了,而是说:“大哥,你现在过得还好吗?”

远去了的“三尺讲台”时光

吴娜

前几日刷到一个视频:一个煎饼店的店主第一次出摊儿,连摊了4张煎饼,面糊被他弄得一块一块的,怎么也摊不成形,第二天店主直接歇业了。网友调侃:店主是回家闭关修炼了。我被视频逗得哈哈大笑,不禁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参加工作的一些难忘的经历。
那年暑假,我刚从师范大学毕业,档案也交到了教育局。眼瞅着学校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,我却还没有接到任何上岗通知,天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——团团转。
8月下旬,我终于接到了镇上一所中学的面试通知,几经考试、试讲、问答,我签到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协议,虽然为期只有一年,但我的心里还是乐开了花。
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是物理,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教初二学生,没有等到学校发教辅书,我就自个儿跑到市区书店先选了几套初二的物理习题、试卷,做了一轮,又利用开学前的几天时间,将所有知识点细过了几遍,认真写了备课笔记,还总结了中考考点,自认为万事俱备,只等开学了。
开学前一天我领到了课表,要带4个班,而且是教初三,这简直是晴天霹雳,我赶紧连夜回家查资料、备课、写教案,一个人在书房来回演示上课流程,细致到那句话读做什么手势,哪句话要调节音调,全都一一记到心里。

第二天站在讲台上,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齐刷刷地站起来大声喊道:“老师好!”我的脸一下子红了,手忙脚乱地招呼孩子们坐下,只开讲了十几分钟,便再也开不了口了,连准备好的台词竟全忘了。
看着台下一个个孩子睁着好奇的大眼睛望着我,我的脑门开始冒汗,可越是着急,脑袋里越是一片空白。
突然一个小男生问道:“老师,你也是我们镇子的吗?”
“嗯,老师祖籍是镇子下的李村。”
“李村?我也是。”一个女生惊喜地叫道,“老师,你是村南还是村北的?我怎么都没见过你?”
我告诉他们,从爷爷辈起,我们家就全体搬走了,在村里既没有祖宅,也没有直系亲属了。孩子们热情地邀请我有时间一定要回村里看看,又问了一些我别的问题,一个个像是揣了“十万个为什么”,各类问题层出不穷。从喜欢的颜色,到爱看的电视剧,一直聊到我上的什么大学,怎么选读的物理专业。我这才回过神来,课堂时间已过大半,我竟还带着一帮毕业生“东拉西扯”。

居然被我“教”成了语文,真是“不称职”的老师。
一堂课稀里糊涂地对付了下来,我对自己的表现懊恼极了,暗暗下决心:以后自己一定要更努力磨练,对得起孩子们的这声“老师”。
几天后的教师节,我竟意外地收到了孩子们做的贺卡,是那个小男生送来的,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。他说大家很喜欢我这个老师,因为我“哈哈”都愿意跟学生们说,不像其他老师只会“威严”地让他们好好上课。
第一堂课的“东拉西扯”竟无意中拉近了我和孩子们的距离,也让我在孩子们心目中留下了“和善”的印象,后来再上课,总有些孩子喜欢“叽叽咕咕”的,站起来个头比我高,气势上也压不住;硬板起脸来训人吧,我又“绷不住”,曾一度差点儿被孩子们气哭。
同年级组的老教师见我“势单力薄”,便交代我对这帮孩子要“恩威并施”,甚至为了帮我镇住他们,在我去上课时,她还在教室后面跟着听了一个多月的课,并在课后对我的授课进行了细心指导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,并附上
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
字内。

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
关爱未成年人
世界在你眼前,我们在你身边!
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